

孟子集註

梁惠王

□ 12
3521
1



12
3521
1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朱熹集註序說

註云字子輿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既通

程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奉打姓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
 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者哉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
 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
 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
 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與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兵起

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又曰孟氏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凡七章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故。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豔。反。饜。於。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畿內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殺上之也。厭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 鹿音憂 鶴詩

作鵠戶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於歎美辭。切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足能獨樂哉。

聲。音曷。喪。本。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曰。日亡。吾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及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主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也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時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孟子集言卷一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

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孟子集注卷一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

入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東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巳中古易之以為不仁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

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四書 孟子卷一 梁惠篇 梁惠王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子曰惠王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段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二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故此。

周七月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入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甲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謂胡齧音核舍上聲齧音

胡齧齊臣也。魯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鬯郊也。齧餽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齧餽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齧餽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孟子集注卷一 山山集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聲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待浴。反。夫。我。之。夫。音。扶。

孟子集注卷一 山山集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見。若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力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

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拆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廟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本矣

殆蓋皆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也。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來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故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彼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樂。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音盛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甲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樂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直音又傳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鏡

芻草也 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才阱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桀。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音獯

重鬻音育 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奴心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道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若能懲小忿。則能除暴救民。以事天。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一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得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安。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故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故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諠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特舒救反
省悉非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諠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諠以為王者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眇眇胥護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賔賄側目貌胥相也讓謗也賤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厭中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發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惟

君所行也

言先主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陟重反招與部
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會首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也。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用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下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聲擊音奴鰥姑頑反
哿工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東為九區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
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也世祿者先
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
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
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遺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哿可也鰥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卷之四
五子集卷之二

餽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餽音侯。橐音托。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中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澠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晉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竟癡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魚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之所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託寄也此及
也棄絕也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是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此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一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故。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主。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之衆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入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此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主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以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至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壺音丹食音嗣

輦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累力追反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久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為暴行師不法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閔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過也夫音扶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

何本曰... 卷之三... 滕文公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問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身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
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
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邠與
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夫音疆

聲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カヲ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則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太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八見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反馬於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行所以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也。亦非此人所不能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

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